

小雨點

陳衡哲女士著



雨

點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改版自序

因爲最初承印小雨點的新月書店現在已經歸了道山，故本書由商務印書館重新印行。原書所包含的小說，凡有十篇。現在刪去了一篇巫峽裏的一個女子，補入了一篇松柏與野薔薇，仍舊是十篇。

在這十篇之中，有九篇是完全用白話寫的；只有一日中仍時時有文言痕跡的存在。一日是我最初的試作，是在一九一七年寫的。那時在留美學生界中，正當白話與文言之爭達到最激烈的時候。我因爲自己在幼時所受教育的經驗，同情是趨向於白話的；不過因爲兩方面都有朋友，便不願加入那個有聲有色的戰爭了。這白話文的實際試用，乃是我用來表示我同情傾向的唯一風針。因重讀一日之後，忽然想起了十八年前海外學界的一件往事；忍不住便寫了這麼一點，附在這裏。

目錄

一	小雨點	一
二	一日	一〇
三	波兒	二七
四	老夫妻	三四
五	孟哥哥	三八
六	西風	四八
七	運河與揚子江	六〇
八	洛綺思的問題	六四
九	老柏與野薔薇	八四
十	一支扣針的古事	八八

小雨點

一 小雨點

小雨點的家，在一個紫山上面的雲裏。有一天，他正同着他的哥哥姊姊，在屋子裏遊玩，忽然外面來了一陣風，把他捲到了屋外去。

小雨點着了急，伸直了喉嚨叫道：「風伯伯，快點放了我呀！」

風伯伯一些也不睬，只管吹着他，向地下捲去。小雨點嚇得閉了眼睛，運氣也不敢出。後來他覺得風伯伯去了，纔慢慢的把眼睛睜開，向四圍看了一看，只見自己正掛在一個紅胸鳥的翅膀上呢！那個紅胸鳥此時正撲着他的翅膀，好像要飛上天去的光景。小雨點不禁拍手叫道：

「好了，好了！他就要把我帶回我的家去了。」

誰知道那個紅胸鳥把他的翅膀撲得太利害了，竟把小雨點掀了下來。

小雨點看見自己跌在一個艸葉上面，他便爬了起來，兩隻手掩了眼睛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他正哭着，忽聽見有一個聲音叫着他說道：

「小雨點，小雨點，不要哭了，到我這裏來罷。」

小雨點依着那聲音的來處看去，只見有一個泥沼在那裏叫他去哩。他心裏喜歡，便從那個艸葉上面，一交滾了下來，向着那泥沼跑去。他跑到了那裏，把那泥沼看了一看，不覺掀着鼻子說道：

「好醜啊！」

泥沼把手放在他的嘴上說道：「聽呀！」

此時小雨點忽聽見有流水的聲，自遠漸漸的近了來。泥沼便對小雨點說：「這是澗水哥哥，他到河伯伯那裏去，現在湊巧走過這裏。我們何不也同他一路去呢？」

於是小雨點跟了泥沼，去會見了澗水哥哥，一同到河伯伯那裏去。

小雨點見了河伯伯，覺得自己很小，便問他道：

「河伯伯，我爲什麼這樣小？」

河伯伯笑着答道：「好孩子，這不要緊，我小的時候，也和你一樣。」

小雨點又說道：「大河伯伯，你現在到那裏去？」

泥沼和澗水哥哥也同聲說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大河伯伯，你現在到那裏去？」

河伯伯道：「我到海公公那裏去，就永遠住在他那裏了。」

小雨點和泥沼，和澗水哥哥，都同聲說道：「好伯伯，你能告訴我們，海公公是怎麼一個樣子嗎？」

河伯伯道：「海公公嗎？他是再要慈愛沒有的了。他見了什麼東西，都要請他去住在他的家裏。」

小雨點道：「他也請像我一樣的小雨點嗎？」

河伯伯道：「只要你願意，他一定請你的。你可知道他小的時候，也是一個小雨點嗎？」

他們四個一路上有談有笑，倒也很快活。隔了兩天，居然到了海公公的宮裏去。只見海公公飄着雪白的鬍子，笑着迎了出來。他見了小雨點，十分喜歡，問了他好多的話。小雨點心裏也覺得快活，那天竟沒有想到家裏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又想回去了。他便拉着海公公的鬍子說：

「海公公，你肯送我回家去嗎？」

海公公說：「好孩子，你若回去，也沒有什麼不可以。但你須要耐心些纔是。」

海公公的房子，是一個又大又深的宮。小雨點在他的底下住了兩天。到了第三天，他正一人哭着，想回家去，忽聽見海公公在屋面上叫他。小雨點跟着那聲音，升了上去。只見白雲紫山，可不是他的家嗎？他見了喜得手舞足蹈的說道：

「看呀，看呀！海公公，那不是我的家嗎？」

海公公摩着他的頭說道：「好孩子，我是留不住你的了，只好讓你回去罷。」

小雨點也很不忍心離開這樣慈愛的海公公。不過他要回家的心太利害了，所以只得含着眼淚，辭別了海公公，向天上升去。

說也希奇，此刻小雨點只覺得他的身子，一刻大似一刻。不一會，他已升得很高。他心裏喜歡，說道：

「今晚我一定可以到家了，好不快活呵！」

到了下午，他升到了一個高山的頂上，覺得有些疲倦。他向下一看，只見有一朵小小的青蓮花，睡在一堆泥土的旁邊。他便對自己說：

『我今天升得也够了，不如休息一刻再說罷。』

說了這個，他便向着青蓮花那邊走去。忽然他覺得他的身子又縮小起來。他着了慌，再睜眼仔細一看，他不在那青蓮花瓣上，又在那裏呢？他此時不覺又哭起來了。

他正哭着，忽聽見那青蓮花叫着他的名字，說道：

『小雨點，不要哭了，請你快來救救我的命罷。』

小雨點聽了很希奇，不由得止了哭，把那青蓮花細細的看了一看。只見她清秀之中顯出十分乾枯蒼白，青蓮花此時又接着說道：

『我差不多要死了，請你救救我的命罷。』

小雨點聽了，心裏很不忍，便答道：

『極願極願，但是我可不知道，應該怎樣的救你。』

青蓮花道：「聽着呵！我爲的是缺少了一點水，所以差不多要死。你若願意救我的命，你須讓我把你吸到我的液管裏去。」

小雨點嚇了一大跳，竟回答不出話來。

青蓮花道：「小雨點，不要害怕，你將來終究要回家去的，不過現在冒一冒險罷了。你願意嗎？」
小雨點聽了，心裏安了一點。他把青蓮花看了一眼，不由得發生了憐惜之心。他想了一想，便壯着膽說道：

「青蓮花，我爲了你的緣故，現在情願冒這個險了。」

青蓮花十分感激，果真的把小雨點吸到了她的液管裏去。不到一會，她那乾枯蒼白的皮膚，忽然變爲美麗豐滿。她在風中顫着，向四處瞻望。忽見有個小女兒，走過她的身旁。她便把她身上的香味，送到那女孩的鼻子裏，說道：

「女孩子，看我美麗嗎？你爲什麼不把我戴在你的髮上呢？」

那女孩子果真把她折了，戴在她自己的髮上。

的園裏。

但是到了晚上，那女孩子忽然又不喜歡這個青蓮花了。她把她從髮裏取了下來，丟在他爹爹

青蓮花知道她這次真要死了。她又想到了溫柔的小雨點，心裏很痛苦，不由得叫道：

「小雨點，小雨點！」

小雨點本來沒有死，不過睡着罷了。此刻聽到青蓮花的聲音，便醒了過來，說道：

「我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青蓮花答道：「你在我的液管裏。」

小雨點聽到這裏，纔慢慢的把往事記了起來。他嘆着氣說道：

「青蓮花，你自己又在那裏？」

青蓮花便把她的經歷，一一的告訴了小雨點。她又說道：

「小雨點，現在我可真的要死了。」

小雨點着了急，說道：「青蓮花，青蓮花！快快的不要死，我願意再讓你把我吸到你的液管裏去。」

青蓮花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『癡孩子，現在是沒用的了。況且你已經在我的液管裏，我又怎樣能再吸你呢？但是，小雨點，你不必失望，因為我明年春間仍要復活的。你若想念我，應該重來看看我呵！再會了。』

小雨點哭着叫道：『青蓮花，青蓮花，快快不要死呀！』

但是青蓮花已經不聽見他了。小雨點一面哭着，一面看去，好不希奇！他那在什麼青蓮花的液管裏？他是在一個死池旁邊的艸上呵！他把死池看了一看，央着說道：

『泥沼哥哥……』

死池惡狠狠的說道：『我不是泥沼，我是死池。』

小雨點便道：『死池哥哥，你能把我送到海公公家裏去嗎？』

死池哼着鼻子，說道：『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地方。』

小雨點聽了，知道沒有希望，不由得又哭了起來。他哭得好不傷心，死池聽了，也有些不忍，便問

道：

「你要到海公公家去做什麼？」

小雨點答道：「我要他送我回家去。」

死池皺着眉毛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

「你可知道，你不必到海公公家，也可以回家去的嗎？」

小雨點聽了，快活得跳了起來，說道：

「死池哥哥，你的話真嗎？你肯告訴我，怎樣的回家去呢？」

死池道：「你且等着，待太陽公公來了，便知道了。」

小雨點不敢再問，只得睡在艸上，靜待了一夜。明朝太陽公公來了，果然把小雨點送回了家去。
小雨點見了他的哥哥姊姊，喜歡得了不得。他便把他在地上的經歷，一一的告訴了他們。後來他又與他們約好，在明年的春間，大家一同到地上去看那復活的青蓮花。

這篇寫的是美國女子大學的新生，在寄宿舍中一日間的瑣屑生活情形。牠既無結構，亦無目的，所以只能算是一種白描，不能算爲小說。但牠的描寫是很忠誠的，又因爲牠是我初次的人情描寫，所以覺得牠還有一點保存的價值。二十四年改版時附誌

早晨

噹噹噹噹七下鐘了。

亞娜在牀上欠伸說：「貝田，這是幾點鐘？」

貝田模糊說道：『呀。你聽見打鐘嗎？』

亞娜沈沈睡去，不答。

貝田亦睡去。

嚙！七下半鐘。

貝田亞娜仍不醒。

鐘指七下五十分。

亞娜驚醒（看表）「呵呀，只有十分鐘了。」自牀上跳起，推貝田說，「快點起來，早飯鐘已經打過半天了。」

貝田不答。反身向壁而睡。

亞娜匆匆梳洗，飛奔下樓。餐室中侍者方欲闔門，亞娜閃入。

亞娜走至一桌，桌間已坐有七八人。亞娜坐下說：「此地有多餘的早飯嗎？」

瑪及，「我曉得必定有人要來遲。所以預先多吩咐了一分早飯在此。現在就請你享用罷。」

對別一學生，「後來怎樣呢？」

亞娜「哦，幼尼司又有新聞了。請你現在再從頭講起好嗎？」

幼尼司：『可以。昨晚有一個寄宿校外的新生來校看她的朋友。到了十點鐘，還沒有回去。她的房主人着了急，就打電話給監舍長，並且說她的朋友是彷彿住在萊孟院的，不過不曉得她的名字叫什麼。監舍長聽了，就立刻到萊孟院去，同了萊孟院的監舍，到每一個學生房中去問，「你今晚有客人住在此麼？」』

愛米立大笑，『有趣，有趣。後來怎樣呢？』

幼尼司，『他們找了一點鐘，驚擾了一百多人的好夢，仍舊找不出這個新生來。監舍長於是又差了無數的更夫到鄉下去找。又那裏找得到呢？可憐監舍長因此着急得一夜沒有睡覺。……你們試猜這個學生到底在那裏。……她今天早晨平平安安的從佳斯令院回家去吃早飯了。』

學生們大笑。

瑪及，『本來監舍長也過分大驚小怪了。難道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子還不曉得保護自己嗎？』

幼尼司，『這個不要怪她。上月間有兩個上級生到鄉下去走路，險的被匪人追到哩。』

亞娜，『這個新生曉得這事嗎？』

幼尼司，「曉得。——她當心，要好好的受割哩。」

亞娜，「現在什麼時候了？」

瑪及，（看表）「八點十分鐘。」

亞娜，「請你們恕我失陪。我還有一篇論文要儘這十分鐘中去做起哩。」

課室中

鐘指八下二十分，學生陸續至。

八下三十分，教師入。

梅麗走至教師前，「米兒博士，我昨晚頭痛，未曾預備今日的功課。」

米兒，「好好。」對衆學生，「現在請你們寫十五分鐘。題曰，「以盧梭或孟德斯鳩或福祿特爾的口吻，評論法國第二次的憲法。」」

全堂悄寂。